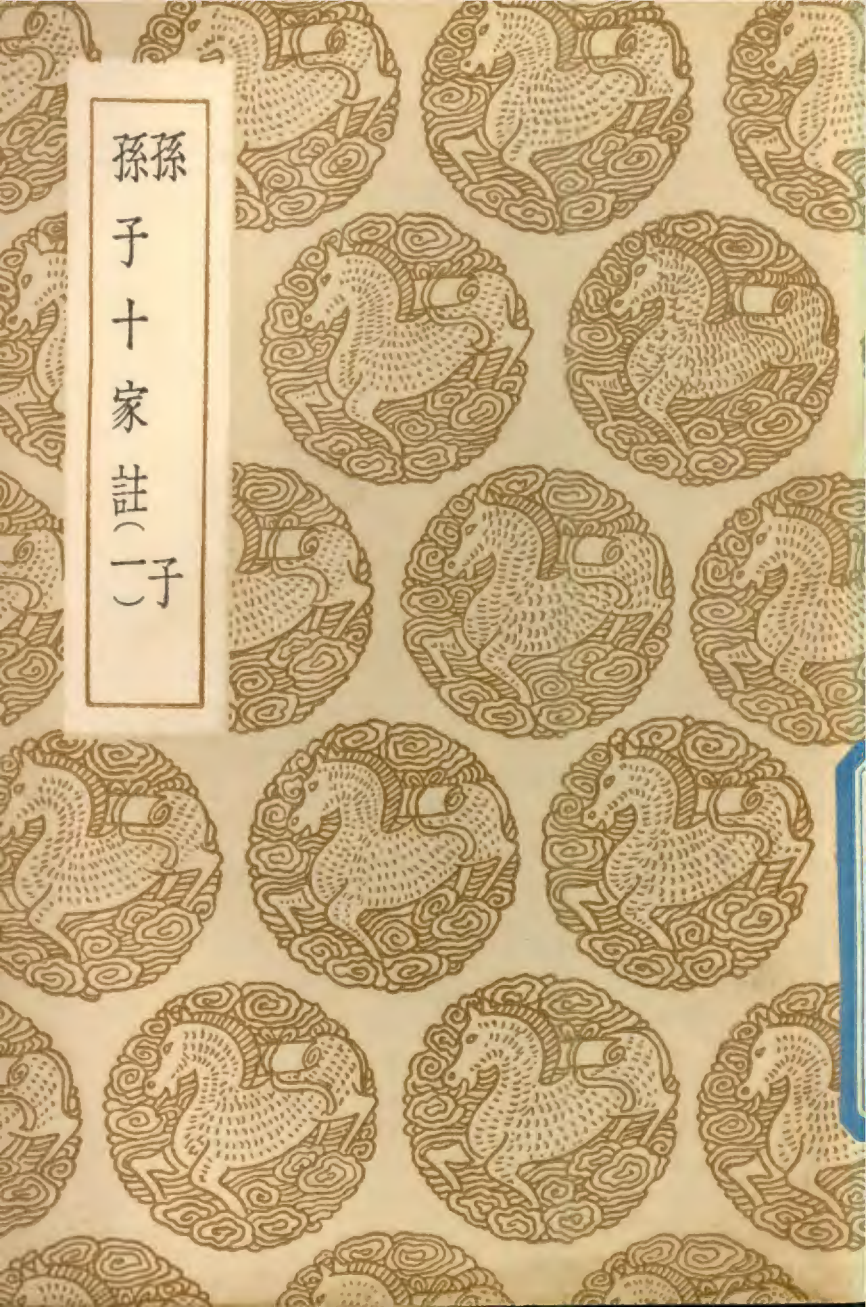


孫
子
十
家
註
（
二
）
子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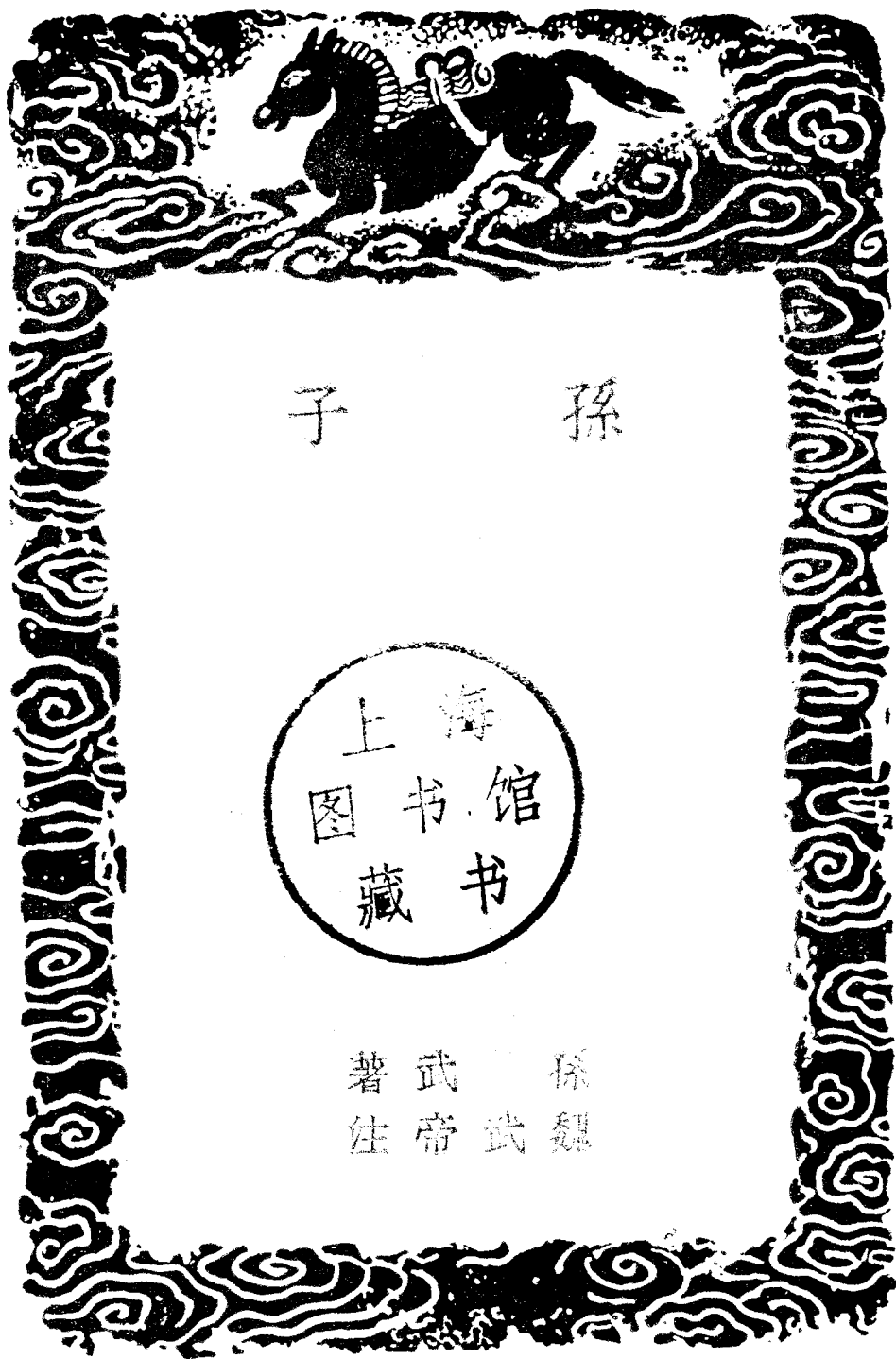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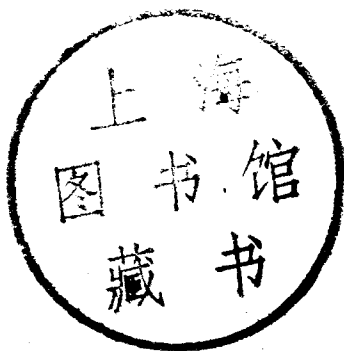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3047B



子 孫



孫武 著
孫武 魏 注

孫
子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武經七書平津館叢書皆
收有此書平津本有魏武
帝注故据以排印

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年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行世。爲之序曰。孫吳司馬之書。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爲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吳起書存六篇。或是亡佚。司馬法在藝文志。禮家證之。史記言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之曰司馬穰苴兵法。古本或爲一書。然經史傳注所引司馬法。多今本所無。疑在百五十五篇中。玉海則以爲今存五篇。太平御覽。則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載穰苴兵法。不在此書。左思亦有疇昔覽穰苴之語。通典亦引司馬穰苴。豈今佚者。爲穰苴書耶。

通典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車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摠。

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此文又見太平御覽。又有注云。凡兵者。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雜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御覽又引穰苴兵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後四語。今本無之。

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司馬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卽今本也。賈注已佚。或卽太平御覽所引注文。司馬法。爲齊威王時大夫追論撰述之書。隋志題屬穰苴誤也。兵家言。自漢張良、韓信、任宏序次定著之後。魏武諸葛亮。各爲寫錄。列代名將。行用流傳不絕。宋元豐時。以此三書。并六韜三略。尉繚李靖兵法。爲武經

七書列在學官。不得由後人妄自增損。如後世所存三墳子夏傳諸書。僞造之本。今國家令甲。以孫吳司馬書校武士。伏讀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言應武舉者。所誦習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是善本傳世最少。恐試官發題舛誤。文義乖違。所失大矣。嘗讀華陰道藏手錄孫子十家注本。刊於歷下。又得明洪武時進士劉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略相同。補其缺葉。寅凡例。以爲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據舊本增訂數處。蓋宋時別本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不合六書字體。皆仍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又不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葉。不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榷。作音義附後。云軍爲五禮之一。儒者宜知戰陳無勇。經言非孝。而孔子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慎戰之義。或學其書。未習其事。指謂不歷戎行。與夾谷之會。使司馬兵萊人。反侵地。可知有武備矣。不佞遠祖孫子。家燕山。忠愍侯。及子弟羣從。以明初佐命功。析圭分鐵券者數世。中葉以來。始以科名文學顯。愧將門之後。未究兵鈴。僅因獲舊書。與同志分別真贋。又嘗得古印方半寸。文云。孫武私印。臧於家。又得古辟兵錢。背有騎將象面文云。吳將孫武。以贈翁翰林樹培。古人雖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其斯之謂矣。是歲庚申。斗指巳。午二辰間之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孫星衍撰。吳縣學生顧蒨書。

魏武帝註孫子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魏武帝註孫子卷上

始計第一

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

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教令。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

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宜五德備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道德天地孰得。

天時地利法令執行。犯而不誅，兵

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

敗，去之則退去之。

不能定計，則退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制由觀也，權因事制也。

兵者，詭道也。

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治去道。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以利勞之。親而離之。以間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擊其

懈怠。出其空虛。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傳泄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

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 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

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購賞猶在外也。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鈍。弊也。屈。盡也。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

未覩巧之久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用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足也。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糧食，則因敵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食財皆貴賣。

則百姓虛竭也。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丘，十六井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

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丘，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蕙秆一石，

當吾二十石。蕙，豆稭也。禾、稟秆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故殺敵者，怒也。威怒以敵。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車戰得車十

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晉同也。車雜而乘之。不獨任也。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益已強。故兵貴勝，不

貴久。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欲攻敵必先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與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得之為次也。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

軍為全旅為上。破旅次之。五百人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校以上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交將合也。其次伐兵。兵形

已成也。敵國已收外糧城其下攻城。守攻之為下也。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繫轡。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治

也。櫓。大楯也。轡。韁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

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

人之國。而非久也。毀滅人國。不久。蓋師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一術為正。二術為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

術為正。一術為奇。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衆等。善者少則能逃之。高壁堅壘。勿與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小不能當大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將周密。謀不泄。輔隙則國必弱。形見外也。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

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糜，御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

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

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引，奪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

君臣同欲。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日寡人。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此上五事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

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守固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故善戰者，能為

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改曰：勝可知，見成也。而不可為。敵有備也。不可勝者，守也。藏形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力不足，所以攻者，力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喻其

深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當見未萌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爭鋒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

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易見聞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故善戰者之勝

也無智名無勇功。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察敵必可敗不差忒故善戰者立於不

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謀與無慮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故能爲勝敗之政。用兵者先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

情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已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兵勢第五 用兵任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

敗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以至實擊至虛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

備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

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戰勢不過奇正。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

於毀折者，節也。發起擊敵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險，疾也。短，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紜紜，鬪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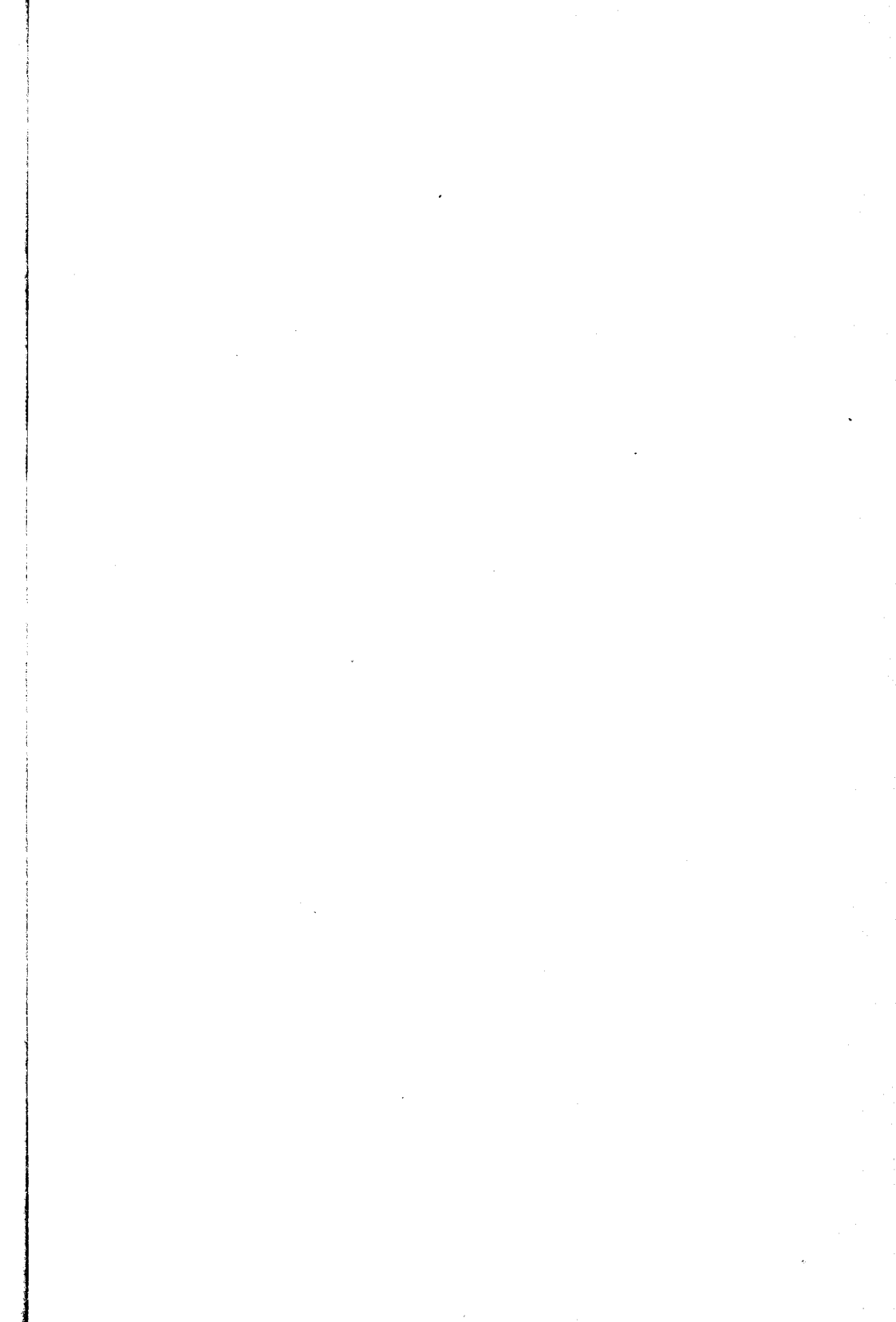
不可亂。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皆毀形，匿情也。治亂、

數也。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形勢所宜。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

勢擊其空虛，孤特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以利動敵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專任權也。任勢者，其戰人

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任自然勢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

勢也。



魏武帝註孫子卷中

虛實第六 能虛實 彼己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

至者，利之也。誘之 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 攻其所必救。故敵佚能勞之，以事 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攻其所愛。

出其必趨 使敵 不得不救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出空擊虛 擊其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

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泄也。微乎微乎，至

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卒往進攻其虛 懈退又疾也。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 守歸路 而攻其君主也。我不欲戰，雖畫地

而守之，軍不 欲煩。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戾也。戾，其道示 以利害，使敵疑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

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則可千里而會戰。

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

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吳越讎國也。

故曰。勝可爲也。敵雖

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因敵形而立勝。人皆知

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不以一形勝萬形。故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不重

復動而應之也。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

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軍爭第七 兩軍爭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陳也。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莫

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為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邇其道里先敵至也。故迂其途。迂其途者。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後

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委

軍而爭利。則輜重捐。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不得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爭利。非也。三將

軍皆以爲擒。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猶挫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

之二至。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敗。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為山。眾樹聚者為林。坑澗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沮。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故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

疾不動如山。守也。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因敵制勝。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懸權而動。量敵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

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

之陳。此治變者也。正正。整齊也。堂堂者。大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

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衢地。四通之地。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

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險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

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險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

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險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

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險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

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

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謂下五事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

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害其所惡也。

役諸侯者以業。

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

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

勇無慮也。

必生可虜。

見利畏怯不進。

忿速可侮。

忿疾急之人可怒侮而致之。

廉潔可辱。

廉潔之人可汗辱而致之。

愛民。

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

擇便利而行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

近水草。便利也。

視生處高。

生。陽也。

戰隆無登。

無迎高也。

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

引敵使渡。

客絕。

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

半渡勢不併。故可敗。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附近也。

視生處高。

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

而無迎水流。恐激我處。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會

於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

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特實滿向水草放牧也。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水遽漲也。凡地有絕

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為天隙。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蘄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

姦之所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蒹葭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蘄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

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為障，欲使我疑。鳥起者，伏也。下有獸駭

者，覆也。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

而益備者進也。其使來辭卑使開視之敵人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詭詐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卒疲勞

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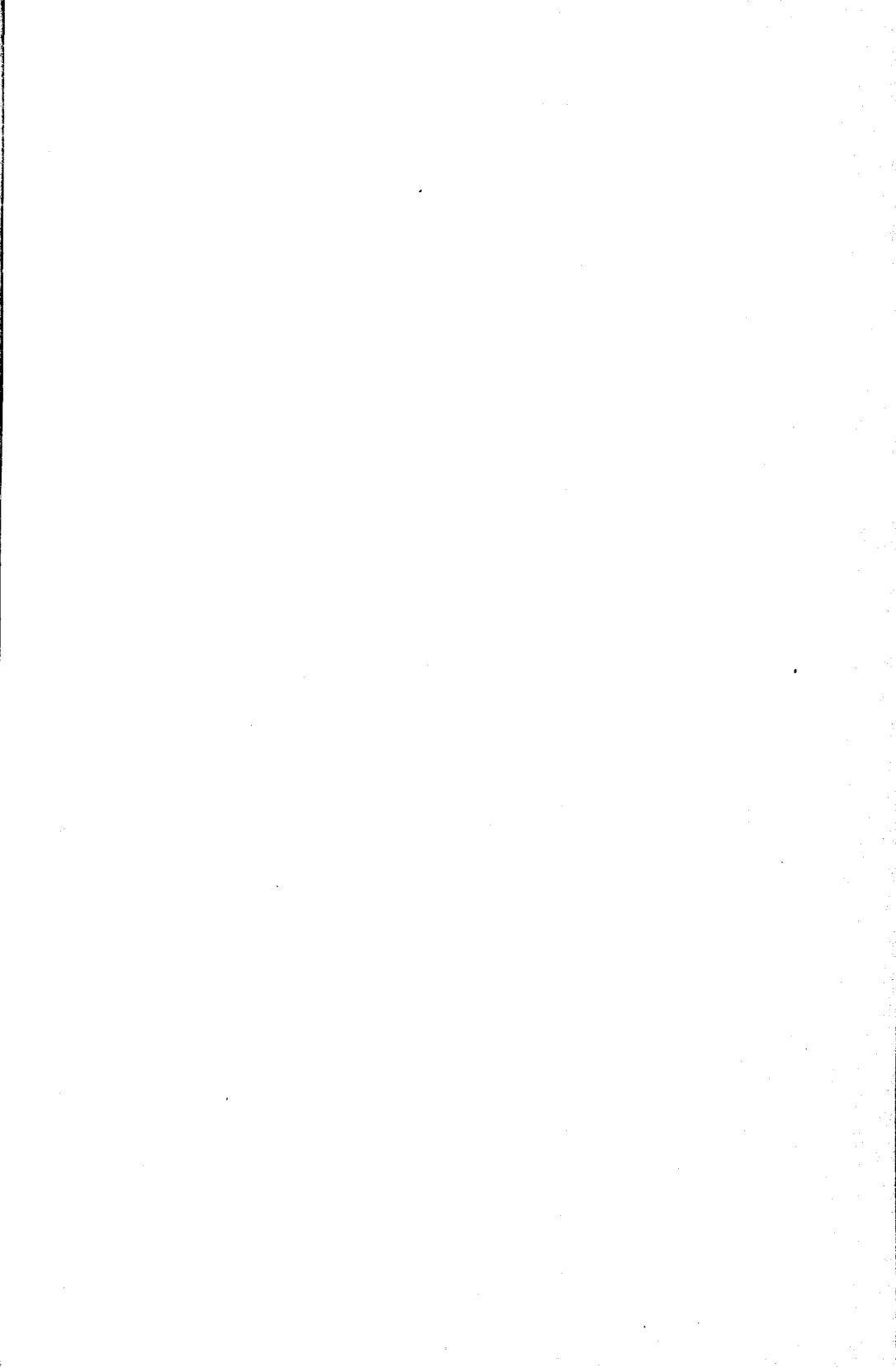
也。懸飢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諄語兒論失志兒。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

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備奇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雖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斷養足也。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

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

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魏武帝註孫子卷下

地形第十 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

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

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

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

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遠

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戰者，延敵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

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料力也。卒強吏弱，

曰弛。吏不能統卒故弛壞。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農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心不厭服忿而赴

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為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

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

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

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

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

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

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欲戰之地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

者為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士卒皆輕返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堅強。我可以往。

彼可以來者為交地。道正相交錯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先至得其國助。入人之地

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難返之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少固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

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

止。爭地則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衢地則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圯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

地則戰。殊死戰也。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

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或人問之。曰。先奪其所

愛。則聽矣。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地利則我所欲必得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

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養士氣。并兵力。為不可測度之計。投之無所

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死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兵士甚陷則不懼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專也不

得已則鬪人窮則死戰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

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死不得已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

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

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

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雖方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

皆得地之理也強弱勢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齊一兒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

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愚謾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

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聚三軍之

衆投之於險。險難也。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人情見利而進，遭害而退。凡爲客之道，深

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

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使相交屬。爭地，吾將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交地，吾

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掠彼也。圯地，吾將進其途。疾過也。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心死地，吾

將示之以不活。勵士心也。故兵之情：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鬪，勢有不得已者。過則從，陷之甚過，則從計之。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

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也。四五者，一

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

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故其城可拔，其國

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軍法令不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

可從則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凡軍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也。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敵糧道。分敵軍。不可奪敵蓄積。夫

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若水之留不復還。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月。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

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以己之。喜怒用兵。怒

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閒第十三 戰必先用閒。以知敵情。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

取於鬼神。不可禱。祀而求。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類求。不可驗於度。不可以。事數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因閒。人也。故用閒有五。有因

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因時任用五閒也。

因閒者。因其鄉人

而用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死閒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傳於敵

閒也。生閒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智不能用閒。非仁義不能使

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閒也。閒事未發而先聞者。閒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

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閒必索知之。必索敵閒之

來閒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閒可得而用也。

舍居止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是而

知之。故死閒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如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閒。故

反閒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呂望也。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閒者。必

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註家十子孫

(一)

校 衍 星 孫
驥 人 吳

孫子十家註

本館據岱南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卽出于黃帝。故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革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卽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哲。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

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子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子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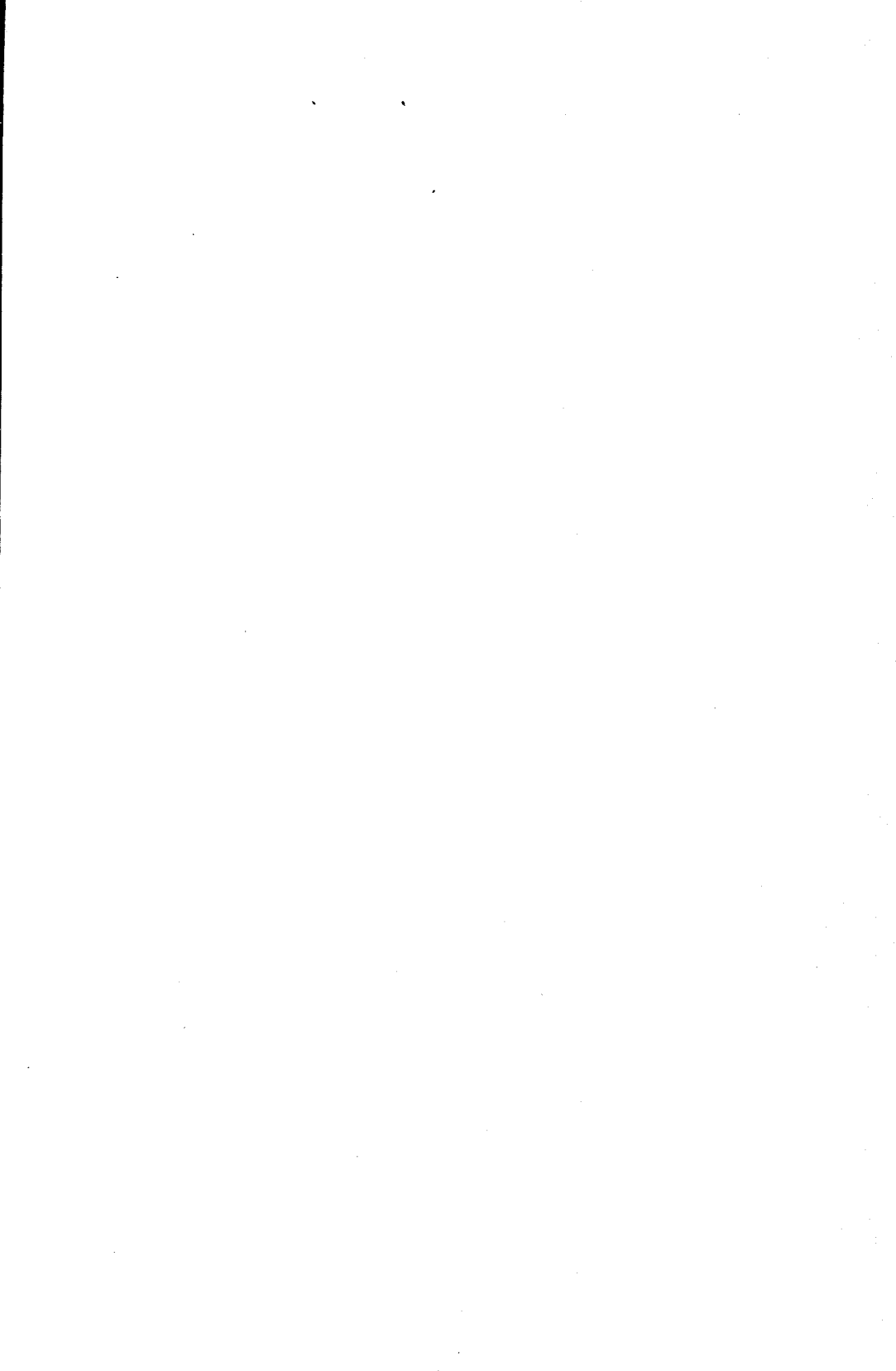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卽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子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一十三篇。正義所引。即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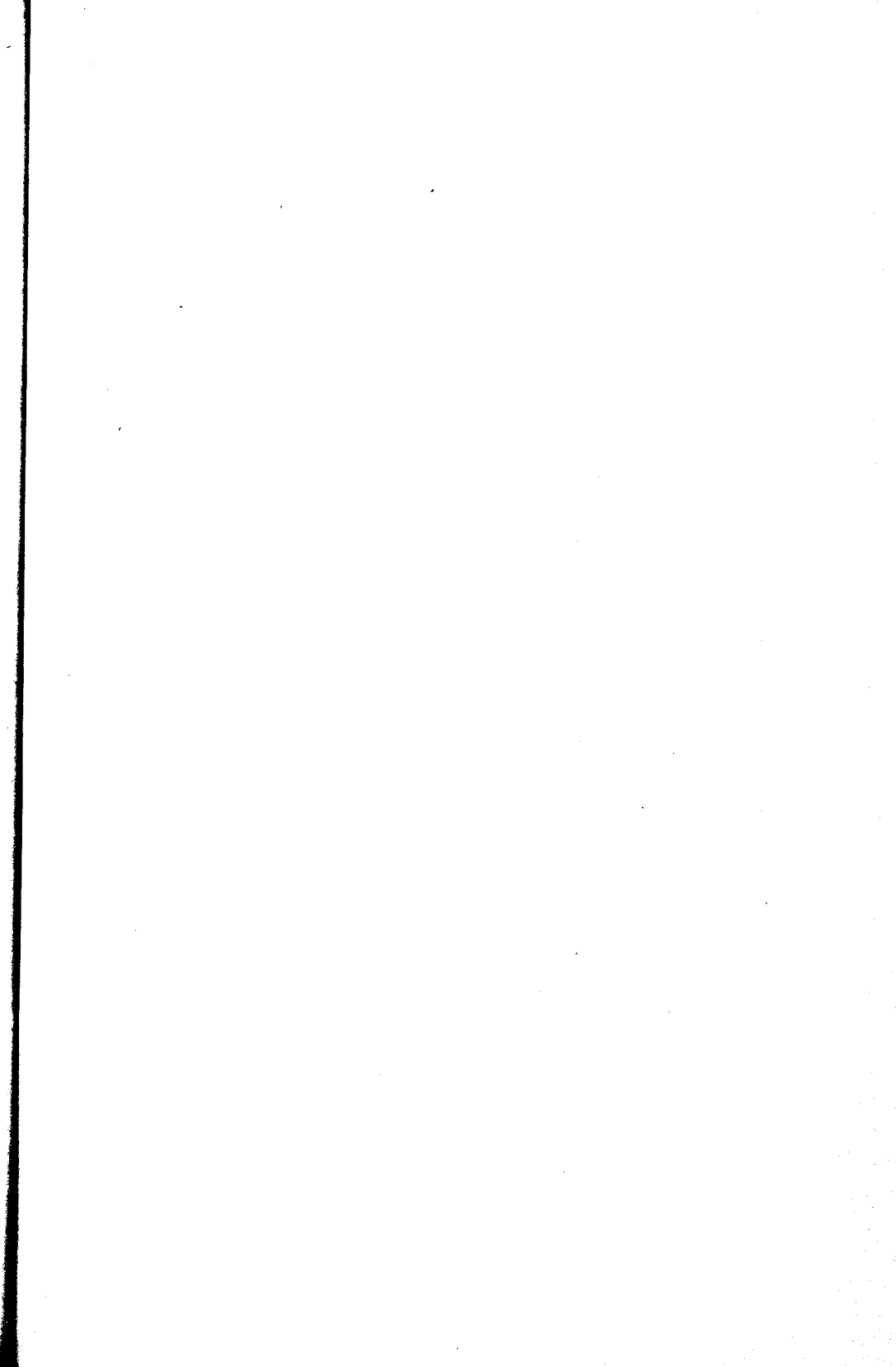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忽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楨。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蹙上將。魏武帝曰。蹙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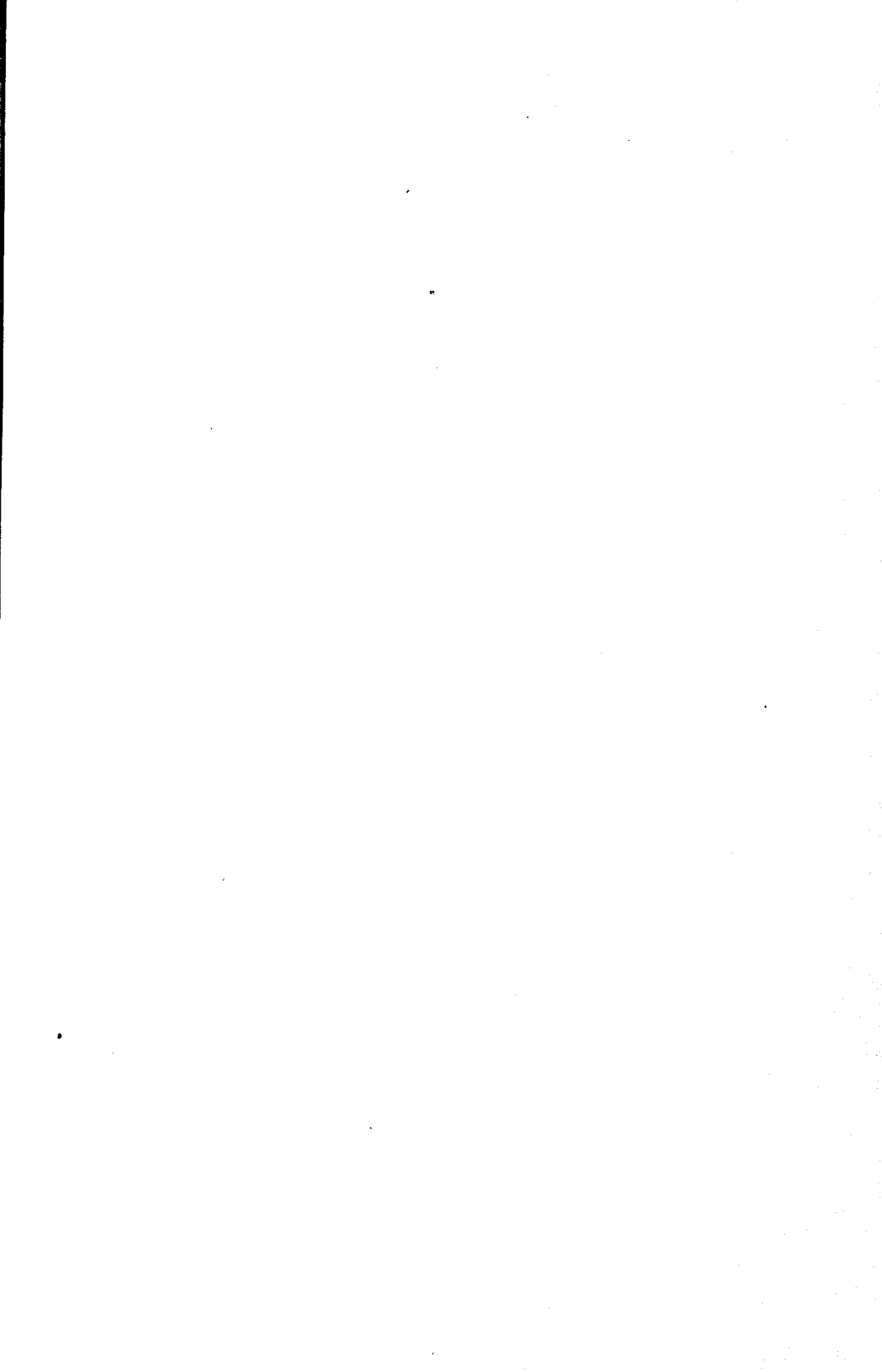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畧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間。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同校
吳人驥

計篇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遁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何事曰然後與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負既定然後與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
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險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

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

推而亡之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

推而亡之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

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

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爲七計乎。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

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卽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卽篇首計

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

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

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

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

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據通典補。下四句同。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

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

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

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為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僂。字之誤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

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

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

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

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孟

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

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

形故曰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

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

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司故

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

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

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

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

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

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

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尙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

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待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敍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瑤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敍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敍之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梅堯臣曰。兵必

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皙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未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

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狗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作主君誤今從

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

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

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

用有數。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

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

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

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

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知字非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改正 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

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增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謂

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皙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皙曰

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

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

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

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

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為一節兵衆孰強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

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原本作主君也道德也此合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原本作

君誰知誰否也據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儒而不能強諫是也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

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于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皙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執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刪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 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原本作校執下不敢犯。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皙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皙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

陳皞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當我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皙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王皙曰。吾計之利已聽。當復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

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

以制之。王皙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

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李

筌曰。兵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

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變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

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若孫臏滅竈而制龐

涓。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婁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鷲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王皙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視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

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按此後人改。詐之，以牽合二句辭義淺俚。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

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陳舟句原本刪去。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敵失

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水翼，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

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王皙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僣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僣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爲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陳暉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皙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

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強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皙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擾之。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

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恠子

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豨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爲韻。備與避爲韻。撓驕與勞爲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公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旣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皙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

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敵。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

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按通典摛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李筌曰。破其行約。間

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

代頗。爲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

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毀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

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

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遂去。陳皞曰。彼恠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

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

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

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

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

神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

據通典補

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

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

梅堯臣。王

哲註同上。

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

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城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鬪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午。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爲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爲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御覽先作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

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

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皙曰：夫校計行兵，是為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臆改之也。而況於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為多算，六十算已下為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王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二

作戰篇。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御覽作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王皙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車也。一車駕四馬。

原本作萬騎之重車。駕四馬。今據御覽補。卒十騎。一重。原本作率三萬。今據御覽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廩二人。御覽作廩。

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

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

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

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

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皙曰。曹公

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哲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哲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哲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御覽無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通典御覽師作衆

曹公曰。謂贈賞猶在外。原本贈譌作講。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

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

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

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

皙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

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御覽無勝字。則鈍兵。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皙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音貨。通典御覽并作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

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穎，豈能爲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賈林曰：人雖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皙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杜佑註同孟氏。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梅堯臣曰：拙尙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皙曰：皙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

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葢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蓋屋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御覽作圖利非。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
於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
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林曰
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
安知利 王皙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
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

糧不三載

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
之也 杜佑曰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釁而
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
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
參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
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

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逐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

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梅堯

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

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

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通典御覽作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

孟氏曰。兵車轉運於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

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

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御覽作百姓。虛。虛則竭。

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未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皙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皙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御覽無財字。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達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財殫二字。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

匹牛四頭。旬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皙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御覽費用。非罷作疲。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一本作十去其七。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卽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葦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葦。豆稽也。秆。禾藁也。石。

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菑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菑。豆。稽也。秆。禾藁也。或言菑。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睡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睡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卽今之朔方郡。梅堯臣注。同曹公。王皙曰。曹公曰。菑。豆。稽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皙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菑。今作其。秆。故書爲芋。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菑。豆。稽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卽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皙曰。兵主威。

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慙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李筌曰。利者。益軍寶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

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尙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尙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願戰。尙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

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王皙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李筌曰。令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皙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公曰。益己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王皙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旣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正。國家安危之主也。潛夫論作而國。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皙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三

謀攻篇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
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
張預曰計議已定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王皙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爲

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杜牧曰：五人爲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

之。王皙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蓋非王皙注也。何氏曰：

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

得之。又其次之。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孟氏曰。重廟勝也。杜牧曰。以計勝敵。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王皙曰。兵貴伐。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旣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作保勝勝於作出於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卽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伴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

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饘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梅堯臣曰。以智勝。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杜佑曰：不令合。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梅堯臣曰：以威勝。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掎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皙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為下政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

害者多。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襯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

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為下也。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皙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轆轤。藝文類聚引作粉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轆轤者轆牀也轆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

守之總名。蜚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高而前以

附其城也。杜佑曰轆轤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轆轤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

浮格衡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闔者踴土積高而前

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李筌曰

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轆轤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

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闔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輶輻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闔者，積土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闔，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剡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皞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櫓字。按櫓，櫓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守，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闔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輶輻者，輶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輶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輶輻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陞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

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尙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

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一

戰不勝。則禍暨矣。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

石斫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

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醪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

番相待。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

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尙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

城乃自拔。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

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

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鬪。

按此係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

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皙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鄼侯臧宮

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

策靡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皙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穎。伐陳之策。穎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

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

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

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

意增釋之。不用十也。四字據通典補。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

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

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

殊勢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

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

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

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通典五
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原本二術作一術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

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

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

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

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皞曰。兵旣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

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梅堯臣同杜佑註。王

皙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

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

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尙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卽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皙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皞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皙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戰，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騎刼，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梅堯臣曰：

彼衆我寡。去而勿戰。王皙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換。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皙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旣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歿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皙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

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皙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

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曹公曰。糜。御也。杜佑曰。糜。御也。靡。爲反。按通典。靡爲反。作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

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李筌曰。糜。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

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御糜

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闔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

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尙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

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

之宜。而專進退。是糜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皙曰。糜。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

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

糜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

兵也。據通典補夫治國尚禮義。通典作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

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

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

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尙守雲中

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欒季不從軍

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

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

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

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

擒二毛。而屺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

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覆疑矣。按杜佑注。直以覆敗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王皙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三軍旣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蘭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

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皙曰引諸侯勝已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憊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梅堯臣曰知不可不可之宜王皙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皙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

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皙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陳

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皙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

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杜佑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據通典御覽補將旣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

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梅堯臣曰。自闔以外。將軍制之。王皙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閒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曰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也。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者。誤。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杜牧曰。以我之

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皙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

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

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

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

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

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王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

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

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

何以勝。王皙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

梅堯臣曰。一不知

孫子十家註卷四

形篇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
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
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

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李

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尙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

陵原本作在山川兵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掎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

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為可

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王皙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証。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亦不可

強勝之。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為，在敵故無必。王皙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

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

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為勝敗。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何氏曰：可

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已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

形，已則藏形為不勝之備，以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

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原本作彼衆我寡，互誤。按杜

意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已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義不則可攻。李筌曰：夫善用兵

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為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尙橦棚雲梯。土地道。原本無城，則尙三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

從疑擊閒，識辨五令以節衆，掎角。原本無掎角二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皙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

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鬪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

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皙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嚙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皙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軍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

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

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口。非良將也。

據御覽補。

李筌曰。爭鋒力戰。天

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皙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皙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視織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螳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經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从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

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

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鬪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忒也。此筌以忒字爲忒也。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

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侯敵隙，我則常勝。王皙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覓，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兆，敗田豐，知魁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何

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皙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皙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王皙曰：斛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皙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

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皙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皙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皙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皙曰。重勝輕也。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皙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御覽注：仞七尺也。其勢疾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

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

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

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湔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

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王皙曰：千仞之谿，至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

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

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

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

也。



~~1669380~~